

中興公學究學記
十原多廢食學
野藥總論本

中國公學民十九年度冬季

畢業紀念刊

CHINA

National University

1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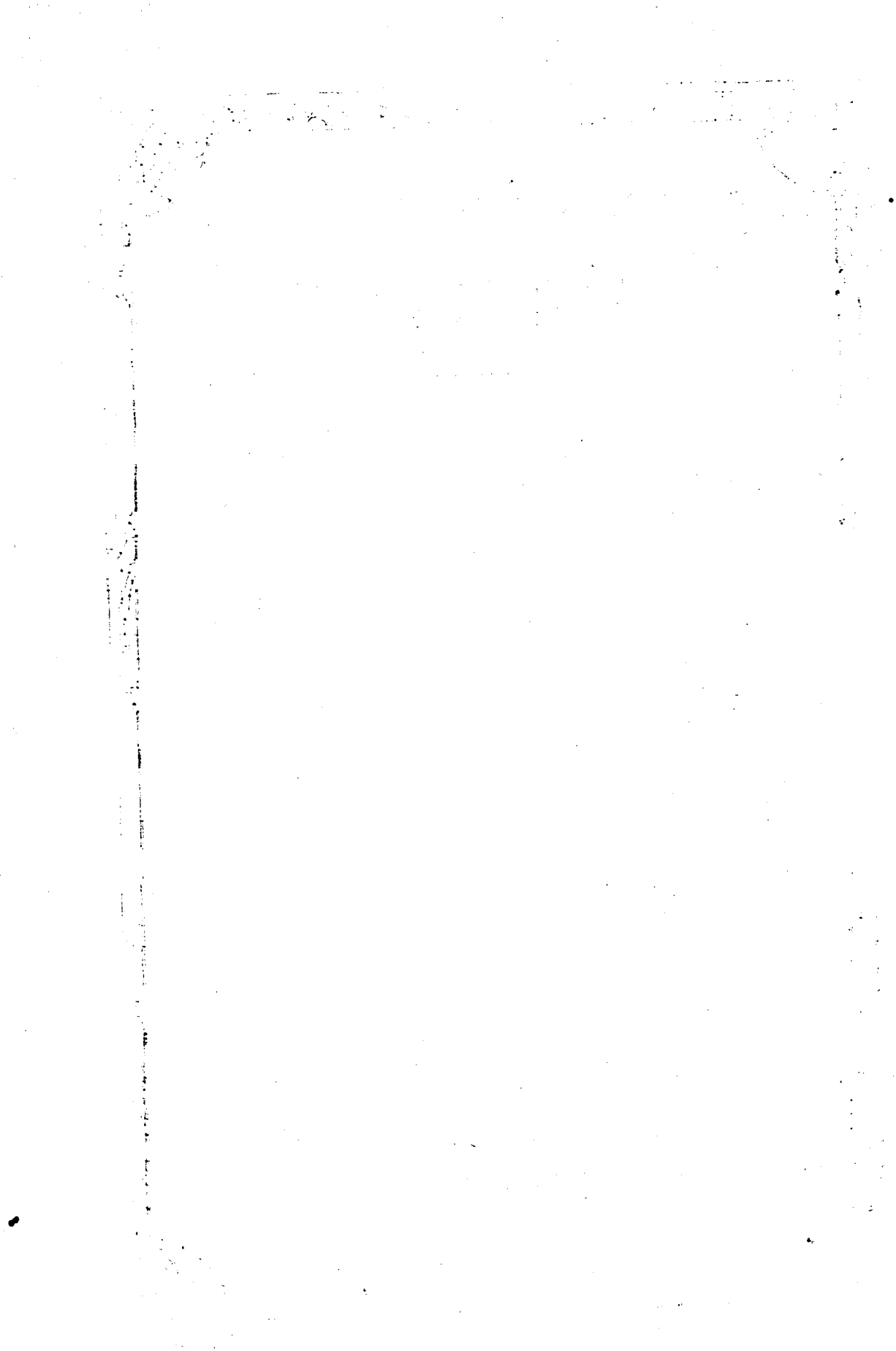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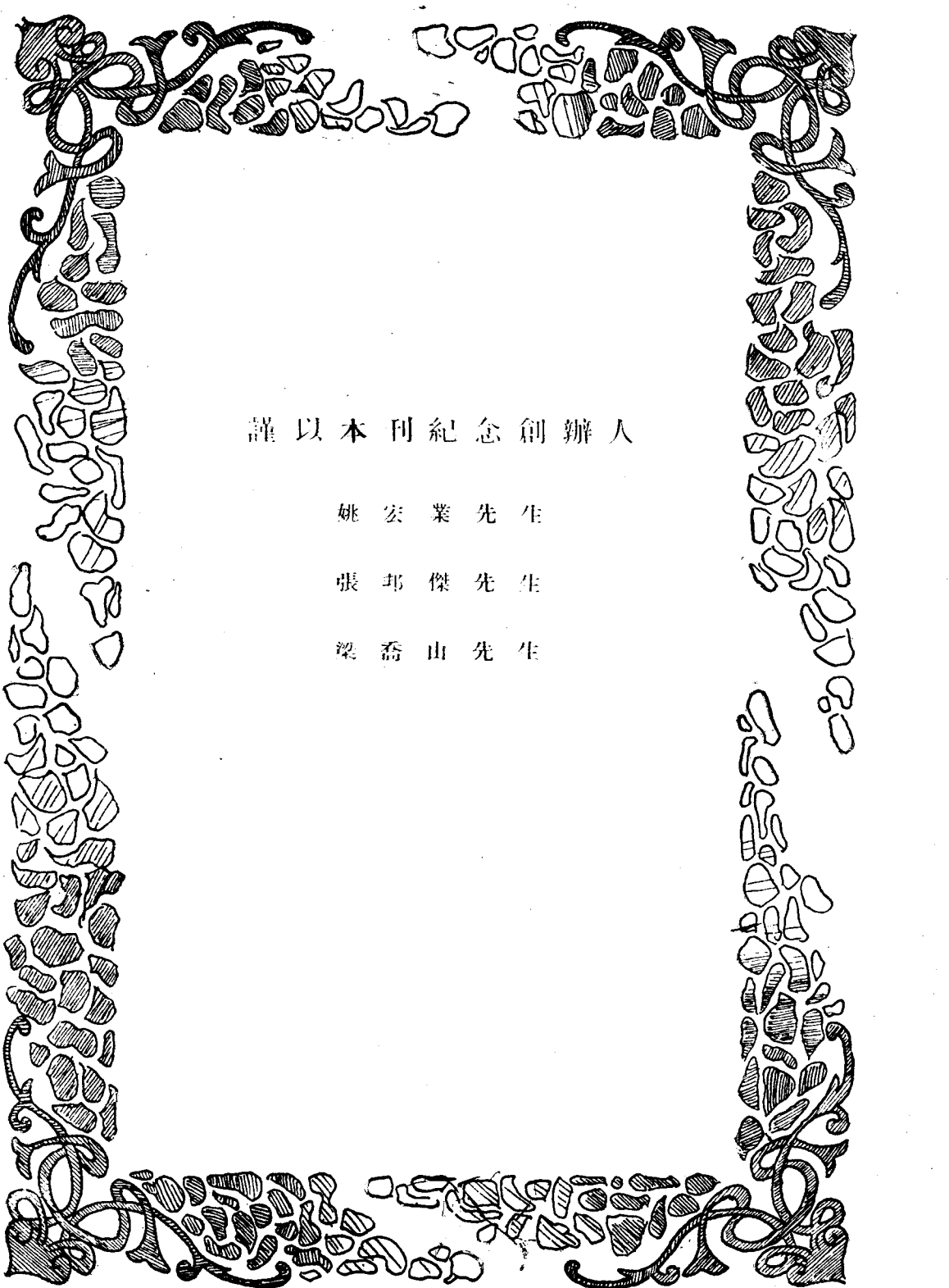
吳淞中國公學大學部

畢業同學會出版

Published by the Alumni Association of

China National University, Woosung,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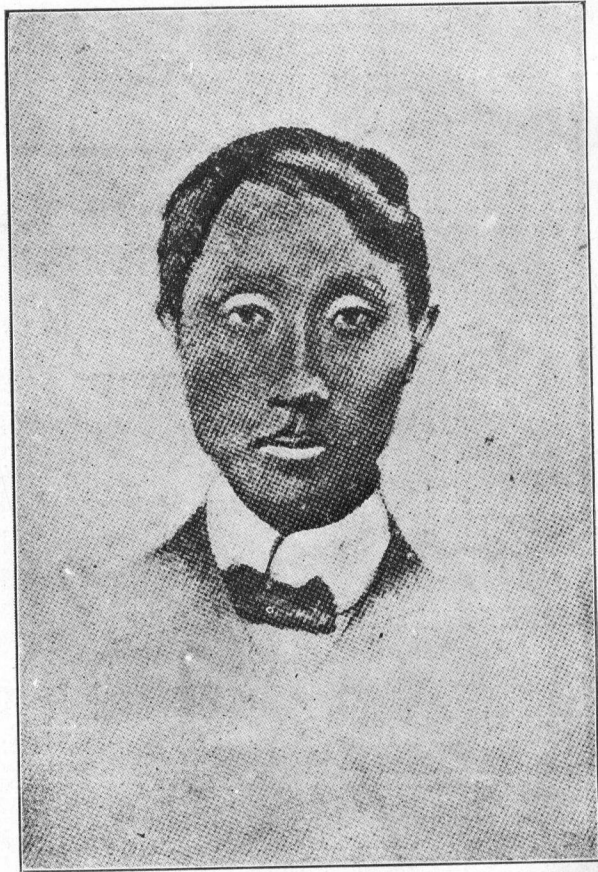


謹以本刊紀念創辦人

姚宏業先生

張邗傑先生

梁喬山先生



姚宏業烈士遺像

Mr. Yao Hong Yih

The Martyr

姚烈士傳

烈士諱洪業號劍生，亦號競生。湖南益陽人。性誠慤沈默，不事空言。甫弱冠，抱澄清中原志。邇年日擊時艱，慨吾國去危亡一髮，而全國人尙夢夢。每拍案號曰：國事如此，稍有人心者，雖捨生拯救，尙恐不及，乃竟如斯！中國真亡矣！淚涔涔隨聲下。其熱誠蓋如此。以故數年來，奔走國事，雖甚勞瘁，弗辭也。歲甲辰，湘撫趙次帥選品端學優者，咨遣日本留學師範。縣令以烈士名應。烈士慨然曰：籌今日救國策，教育與海陸軍二者尤急。吾恨不能軍，得從事教育，或亦可達吾志。欣然就道。及抵日，適日俄戰事將開，烈士患強俄乘勢南侵，日夕憂慮，不眠食旬日。我邦志士，欲起兵拒俄，烈士卽束裝歸，將以身殉。後因事不果成。仍渡東留學大阪工業學校。日俄和議成，日專使至北洋訂約，於東省權利多所要求。烈士西向泣曰：安得我政府爲正當之交涉，而不使我權利日損失也。乃條約未結，而抵制取締之風潮起。東京各校既停課，又飛函大阪。該學校公舉烈士爲代表人，辦停課歸國事。烈士見事無可挽，乃歸事抵滬。後以同人歸國者，均返里。烈士曰：如此吾八千人其焉歸乎？若歸無建設者，將何顏復東？於是與譚君心休等，籌墊私款，組成湖南事務所。又與總事務所劉君棣英，王君敬芳，張君邦傑等，日夕過從，爲興學籌畫。中國公學之起原，蓋由於此。時風波四起，輿論譁然。烈士職庶務諸事，尤多棘手，烈士躬任艱鉅，不折不撓。其布置一切，如購器具，聘教員等，皆審慎周詳，井然有條。及二月初，公學開課，烈士形容已枯槁，積勞成疾矣。同人勸入醫院調養，烈士辭曰：公學事重，但使我一日生者，何敢放棄責任？仍任事如常。乃公學開辦月餘，而贊助甚尠，各省提款既無望。卽湖南指提之款，亦反對有人。公學前途甚爲危險。常對友人歎曰：吾不意歸國結果如是如是！夫中國公學者，中國人公有之學校也。今若此，中國前途，吾何望乎？吾何望乎？友人以其言過哀，輒慰藉之。至清明日，由公學外出，不歸。其同事四出蹤之，無所得。越七日，聞水巡捕新獲一西裝中國人尸於黃浦江岸。其同事張邦傑，王敬芳，黃兆祥等，急往尋得之於英工部醫院。西人出二圖章，閱之大駭。蓋其文烈士字也。視其尸，則已膨脹，模糊不可辨認矣。嗚呼慘哉！烈士死年僅二十有四，父母均在堂。兄名某，妻某氏。其膝下尙缺如也。烈士性主實踐，故生平著作甚少，僅遺絕命詞數千言，讀之沈痛濃厚，情溢言表，卽此可以知烈士志矣。烈士以清明蹈江。時丙午三月十三日也。

姚烈士宏業遺書

嗚呼我所最親愛最希望最眷戀中國公學中之諸同事諸同學我所最親愛最希望最眷戀全中國四萬萬同胞中之官之紳之兵之士之農之工之商聽者吾今蹈江死矣將永與君等別矣但恐我死以後君等或不知我死之故因忍死須臾與君等爲一決別之言古人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等其聽之其聽之雖無才無勇無學無識如我者亦勿以人廢言也我之死爲中國公學死也同胞同胞欲述我捨父母棄妻子捐軀蹈江之苦衷我請先言中國公學與中國前途關係之重中國公學者因內地學堂之腐敗不足以培養通才與列強共競生存於廿世紀淘汰慘酷之秋故創辦此公學注重德育以謀造成真國民之資格真救時之人才者也此其關係之重一也溯中國公學之所由起蓋權輿於留日學生爭取締規則之故夫此次之爭之當與否今姑無論然公學雖爲振興教育而設究其要素已含有對外之性質蓋彰彰乎不可掩矣故中國公學不啻我中國民族能力之試金石也者如能成立發達卽我全國之人能力優勝之代表也如不能成立發達亦卽我全國人能力劣敗之代表也此其關係之重二也中國自今以往有大問題焉將靡無量大英雄大豪傑之心血之腦血之頸血之舌血之淚血以解決之尙不知其能能否則省界之分是也夫今日省界之分初見端耳鐵路以分省界故而不能修礦山以分省界故而不能開學界又以分省界故而屢起衝突操戈同室莊子曰「天下事創始也細將畢也巨」今日之衝突一筆一舌將來之衝突一鐵一血夫鷸蚌相持漁夫伺其旁可懼也夫惟中國公學銘全國人才於一爐破除畛域可以消禍於無形此其關係之重三也今日中國人心之害有二弱者既俯仰隨人無愛國思想強者又妄誕無忘野蠻招禍往事無論矣此二害不除中國前途之禍未有艾也而中國公學設在上海爲各國勢力侵入焦點我同學見外人之恣橫則可生其愛國之心見教案之損失則可消其野蠻之氣將來此等教育普及全國則可以鼓鑄強健文明之國民此其關係之重四也考各國學術之進化莫不有民立學堂與官立學堂相競爭相補救而起如美國之有耶路大學日本之有早稻田大學之類皆成效大著在人耳目今我中國公學實爲中國前途民立大學之基礎若日進不已其成就將能駕耶路大學與早稻田大學而上之而不然者民氣將永不伸卽學術將永不振而中國亦將永無強盛之日此其關係之重五也有此五端然則凡居中國土爲中國人者其必以萬衆一心維持我公學成立扶助我公學發達不待再計決矣且我同志等組織公學之苦衷亦有可爲

四萬萬同胞一白者人情所最長者禍耳當客歲初歸國時蜚語四起留學生居海上者俱有頭顱不保之虞我同志爲興學故弗顧也人情所最思念者室家耳誰無父母誰無妻子客歲歸國之同學皆歸家一探問而我同志爲興學故旅居滬上無一歸者人情所最不忍犧牲者學耳而我同志之留學也又多半官費且多寒家自費不能留學一不東渡勢必至於官費裁撤而我同志等爲興學故置裁撤官費而不恤是不惟犧牲目下之學問并將來之學問亦犧牲之矣人情所最嗜好而終日營營者權耳利耳而我同志等之組織此公學也以大公無我之心行共和之法而各同志又皆擔任義務權何有利何有乎而我同志等所以一切不顧勞勞於此公學者誠以此公學甚重大欲以我輩之一腔熱誠俾海內熱心之仁人君子憐而維持我公學成立扶助我公學發達耳乃自開辦以來學生已二百餘共集十三省人矣學科雖未十分完善然非中國內地學堂之所及此則我之所敢斷言者也而海內熱心贊助者除鄭京卿孝胥等數人外殊寥寥求助於政府無效求助於官府無效求助於紳商學界又無效非獨無效且有讎視我公學誹謗我公學破壞我公學者我同志等雖拮据號呼然權輕力薄難動聽聞噫無米之炊巧婦不能中國公學之前途真不堪設想矣嗟夫嗟夫豈我輩之誠心未足感人耶豈我中國之人心盡死耶不然何以關係重大如我中國公學者猶贊成者少而反對者多也我性褊急我誠不忍坐待我中國公學破壞致列強以中國人爲絕無血性之國民因而剖分我土地漸滅我同胞而親見此慘狀也故蹈江而死以謝我無才無識無學無勇不能扶持公學之罪夫我生既無所補卽我死亦不足惜我願我死之後君等勿復念我而但念我中國公學我願我諸同學皆曰無才無學無勇無識如某某者其臨死之言可哀也而竭力求學以備中國前途之用我願我諸同事皆曰無才無學無勇無識如某某者其臨死之言可哀也而振起精神盡心擴張無輕灰心無爭意見於各事件不完善者補之不良者改之務扶我中國公學爲中國第一等學堂爲世界第一等學堂而後已我我願我四萬萬同胞之官之紳之兵之士之農之工之商皆曰無學無識無才無勇如某某者其臨死之言可哀也而貴者施其權富者施其財智者施其學問籌畫以共維持扶助我中國公學卽向來之仇視我公學誹謗我公學破壞我公學者我亦願其哀我臨死之言翻然改悔將仇視誹謗破壞我公學之心盡移於我既死之一傷心人之身則我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嗟嗟碧海無邊未盡蒼弘之血白人入室難瞑伍胥之眸我死後如有知也願此一點靈魂與我中國公學共不朽



張邦傑先生遺像

(本校幹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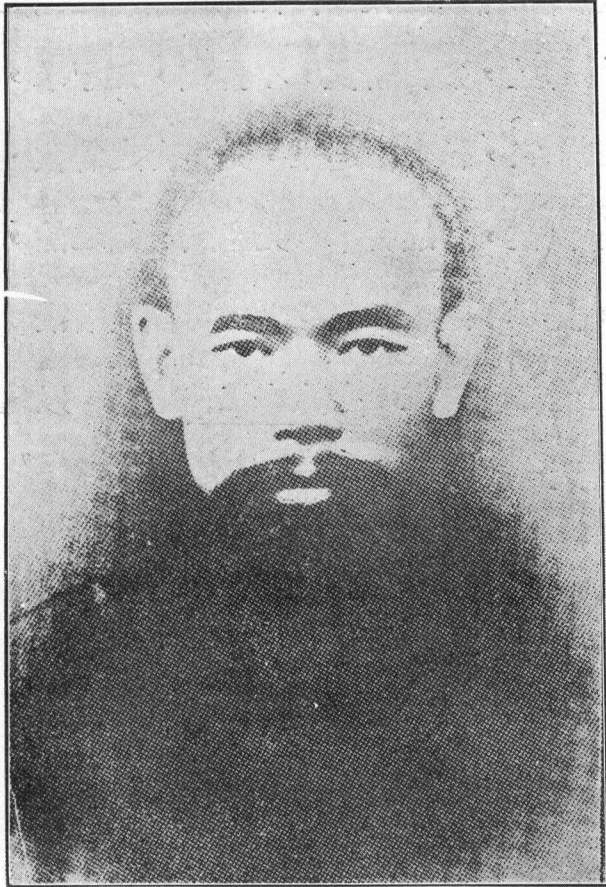
Mr. Chang Pong Chih

Died in Service

張邦傑傳

君諱心懋，名邦傑，號俊生，四川仁壽人也。君父海帆先生，生子二，君行次。君生平有大志，幼時天資魯鈍，海帆先生擬令廢學，君不從。嘗曰：吾欲希聖希賢耳，此外吾不知也；其自負蓋如此。以故奮力於學，朝夕匪懈。越年學大進。甫弱冠，畢諸經及兩漢史。行文亦浩瀚不羈。光緒辛丑州試，五次冠軍。入庠益奮勉。肄業州之錦江書院，與友窮究經史。倡濂洛關閩學派以風世。適歐學東漸，君大悟曰：中國義理之學，遠邁歐西，然頗不切時用。欲救國亡。非講求實學莫由也。因從某君學數學。川西風氣素閉塞，君固其先覺也。當朝旨興學校，而未停科舉也，海帆先生命應是年舉子試。君婉然陳曰：男兒志在救國；不願弋取科名自榮。慨然赴省投考學堂。會成都開師範校。君不願小就，棄之，入東文學堂肄業。兩載成績甚佳，卒業列優等。大吏送赴日本留學。乃未卒業，而日本取締我國事發。君遂憤歸。先是君肄業宏文學院，會取締事起，同學舉君爲代表，請求我國駐日使臣，向日廷力爭無效。衆倡歸國興學之議，君獨仗節先歸。會同學於滬，籌議方法。衆舉君爲庶務，規劃大局。並上書求助於各省大吏。而中國公學之名，遂巍然存立於海上，此乙巳冬及丙午春間事也。當留東學子之初返滬也，思家心切，幾欲星散，君以寄人籬下之非計，圖我國教育獨立之不可緩激厲之，衆始感奮固結。君於此時持議謹肅，糾察精敏。時有建議，稍寬假者，君力排之。夫以數千學子，留於海上，卒不喪德性以貽鄰邦羞者，蓋皆君之力。君之令人嚴憚有如此者。中國公學成立僅一月閱，君被選爲正幹事，以全責任付君一身。此時校務繁賾，經費奇艱，外間謠譟紛傳，致姚烈士有蹈江殉學之慘。君獨立力支持，羅掘補苴以濟其危。全局賴以存立。丙午冬，君以幹事之名，非學部定章所有，議改正幹事爲庶務長，君被舉焉。此時經費艱困尤甚，公學幾有潰散之虞。君心力俱瘁。幸吾國達人長者，以我國公立學校之不可緩設，而憫君之志也，特就商江督端制軍，設法維持，始得常款萬二千金。然不敷尙鉅。君赴京師，稟請學部，咨各省助常款。時爲某樞相管部，拘守成例，不准行。君憤歸。自赴蘇，贛，皖，鄂稟商大吏，均先後允助常款。旋因友紹介，謁戶部銀行總稽查羅君煥章，借銀十萬兩，建築校舍。先是君以公學經費困乏，而每年校舍租費約

萬金，且不適辦學之用，志欲建築新校。稟請江督，撥吳淞基地百餘畝。復有羅君之仗義，得借鉅款。君喜平生志願或可稍償萬一矣。因於戊申秋，束裝歸省，思以慰海帆先生之望。即便稟請趙制軍，得常款三千金。是年冬，君至自川。規畫建築新校。春日載陽，始鳩工庀材焉。自春徂夏，君遂日往淞督工。早去晚歸，身心過勞，漸近枯瘦。及國民協會發起，被舉爲幹事。又兼奔走友人之難，益覺勞瘁。七月中旬，每飯氣阻胸膈間。中西醫羣以胃病治之。繼延英醫及日醫。始言爲腸室扶斯。然治之，病亦不少減。八月初。即移入日本佐佐木醫院。治瀰月，亦時愈時甚。及九月初，精神大虧，語無倫次。然午前則精明如平時。同人日視四五次，君猶深引謝。同人請另移醫院，君甚阻之。十二日昏厥，同人請中醫進藥，君辭不服。十三夜八時半鐘，疾大甚。同人知不起，叩以後事，無一語。瞑目去焉。呼嗚痛哉！君生有至性，事海帆先生以孝聞。對尊長彬彬有禮。鄉閭族黨莫不交口稱之。爲人光明磊落，嘗語其同人曰：大丈夫處世，當以肝膽照人。平生仗義急公，逢友人之難，常傾囊濟之，不稍惜。故君之死也，知者莫不同聲悲悼。君年三十四，妻羅氏。子二。長瘍。女二。君平生求實踐。故著作甚少。惟遺詩數十首云。



梁喬山先生遺像

(本校創辦人)

Mr. Liang Djao San

The Founder

梁 喬 山 傳

先生諱維嶽，字喬山。湘之邵陽人也。於晚清之季，留學東瀛，與同志組織同盟會。辛亥之役，長江以南諸省之獨立，得先生之力爲多。功成退歸鄉里，躬自耕食，不矜伐，無干求，亦可見先生之志矣！我公學之剏立，校舍之建築，先生奔走籌款，厥功尤偉。民國八年秋，公學恢復，百廢待舉。先生於籌劃之餘，兼任講席半載。因積勞成疾，竟以不起。如先生者，可謂具有犧牲精神之革命家，及主張良心直覺之教育家。今錄李二曲之辭。以爲先生贊：

仰不愧天。 俯不愧人。

晝不愧影。 夜不愧衾。

在天地爲肖子。 在宇宙爲完人。

今日在名教爲聖賢。 他日在冥漠爲神靈。

校

歌



隔岸起飄風浪打吳淞血湧半江紅



白虹貫日中多少少年英雄以學爲光榮



鍛鍊身心
胼胝手足
擔天下之公

校 史

胡 適

中國公學的發起，在前清光緒乙巳年。那是中國留日學生反對日本新頒的取締學生規則，認為侮辱中國，故議決全體歸國。歸國的學生既多，遂發起辦一個理想的學校，容納這樣抗議回國的學生。因為這學校含有對外的意義。歸國學生又有十三省人之多，故名爲『中國公學。』

中國公學成立於丙午年春天，其時反對取締規則的風潮已漸鬆懈，許多官費學生多紛紛回去復學；而上海人士初見一大羣剪髮洋服的學生自辦學校，多起猜疑，官吏指爲革命黨，社會疑爲怪物。故贊助的人很少，經費困難，學校遂陷於絕境。幹事姚宏業先生激於義憤，遂於四月六日投江自殺，以身殉學校，遺數千言，說：

我之死，爲中國公學死也。

姚烈士列舉中國公學與中國前途之關係，凡有五點，最重要的是：

(一)中國公學含有對外的性質『溯中國公學之所由起，蓋權輿於留日學生爭取取締規則之故。夫此次之爭之當否，今姑無論，然公學……含有對外之性質，蓋彰彰乎不可掩矣。故中國公學不啻我中國民族能力之試金石也者。……如不能成立發達，亦即我全國人能力劣敗之代表也。』

(二)中國公學可以消除省界 『中國自今以往，有大問題焉……則省界之分是也。……夫惟中國公學銘全國人才於一爐，破除畛域，可以消禍於無形。』

(三)中國公學爲國立大學之基礎 『考各國學術之進化，莫不有國立學堂與官立學堂相競爭，相補救。……今我中國公學實爲中國前途國立大學之基礎；若日進不已，其或就將能駕耶魯大學與早稻田大學而上之。』

他爲什麼要自殺呢？他說：

『我同志等之組織此公學也，以大公無我之心，行共和之法，而各同志又皆擔任義務。權何有？利何有？而我同志等所以一切不顧，勞勞於此公學者，誠以此公學甚重大，欲以我輩之一腔熱誠，俾海內熱心之仁人君子憐而維持我公學成立，扶助我

公學發達耳。乃自開辦以來，……海內熱心贊助者，除鄭京卿孝胥等數人外，殊寥寥。求助於政府無效，求助於官府無效，求助於紳商學界又無效。非獨無效，且有讎視我公學，毀謗我公學，破壞我公學者。……

『我性褊急，我誠不忍坐待我中國公學破壞，……故蹈江而死，以謝我無才無識無學無勇不能扶持我公學之罪。

『夫我生既無所補，卽我死亦不足惜。我願我死之後，君等勿復念我，而但念我中國公學。

『我願我諸同學皆曰，無才無學無勇無識如某某者，其臨死之言可哀也，而竭力求學以備中國前途之用。

『我願我諸同事皆曰，無才無學無勇無識如某某者，其臨死之言可哀也，而振起精神，盡心擴張，無輕灰心，無爭意見，……務扶我中國公學爲中國第一等學堂，爲世界第一等學堂，而後已。

『我願我四萬萬同胞……皆曰，無學無識無才無勇如某某者，其臨死之言可哀也，而貴者施其權，富者施其財，智者施其學問籌畫，以共維持扶助我中國公學，……則我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姚烈士的屍身和遺書發現之後，全國社會受一大震動，贊助公學的人稍多；同志諸人受他的深刻的刺激，也振作精神，向各處奔起求助。一年之後，因鄭孝胥，熊希齡諸先生的援助，兩江總督端方允於丁未年起每年由兩江捐助萬二千元，又撥吳淞公地百餘畝爲校址。次年（戊申）又得大清銀行營口經理羅詒先生借助銀十萬兩爲建築校舍之用。這幾年奔走四方募款，以公學幹事張邦傑，王敬芳，黃兆祥諸先生之力爲最多；張邦傑先生於宣統己酉年扶病監督校舍工程，盡瘁而死，遂葬於新校舍之側。後來湖北，浙江，四川，江西各省相繼補助常款，故宣統末年公學每年常款有兩萬餘元

公學初不設校長，只有公選的幹事，分任齋務；教務，庶務的事。後來推鄭孝胥先生爲校長，聘馬君武先生爲總教。君武先生不久卽往德國留學，總教之職也就廢了。公學得兩江津貼之後，校長改爲監督。戊申春間，鄭孝胥先生辭監督，夏敬觀先生繼任爲監督。其時始有董事會之設，推張謇先生爲會長。